

## 無題二首（選一）

落寞的詩人，在這美麗的春夜，參加了一次令人沉醉的宴會，遇到了一位屬意的姑娘。目成眉語，兩心相許。但好事難成，聚散匆匆，所留下的只是迷惘的追思。詩中把酒暖燈紅的盛會與走馬應官的生涯兩相映襯，表現了詩人強烈的艷羨與失意的複雜心情。本詩頷聯“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”，數百年來，萬口流傳，可見它的藝術魅力了。

昨夜星辰昨夜風，畫樓西畔桂堂東。<sup>1</sup>  
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<sup>2</sup>  
隔座送鉤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蠟燈紅。<sup>3</sup>  
嗟余聽鼓應官去，走馬蘭臺類斷蓬。<sup>4</sup>

### 注釋

1 “昨夜”二句：依然是昨夜的星星，昨夜的好風，那是在畫樓的西畔，桂堂的東頭。兩句點出時間和見到意中人的地點。重疊“昨夜”以增追慕之情。“星辰”與“風”，暗示在室外。兩個華麗的堂舍之間的通道上，偶然瞥見，便生情意。桂堂：用桂木構成的堂舍。詩中可

能指女子的香閨。

- 2 “身無”二句：儘管我的身上，沒有彩鳳那飛翔的雙翼，但我跟她的心，是像靈犀一樣相通的。這裏寫兩人身份不同，無法親近，但彼此欣悅，心心相印。彩鳳：身上有彩色羽毛的鳳凰。靈犀：即“通犀”。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：“通犀翠羽之珍。”注：“通犀，謂中央色白，通兩頭。”
- 3 “隔座”二句：宴會時，她在我的鄰座，一起作藏鉤的遊戲，彼此罰喝着暖融融的春酒。我們分作兩邊，在紅通通的蠟燭光下，猜謎射覆，興高采烈。送鉤：又稱“藏鉤”，古代的一種遊戲。分成兩隊，每隊數人。把酒鉤藏在其中一人手中，令對方猜，如不中，則罰喝酒。射覆：古代遊戲。猜度預為隱藏的物件是什麼。後世行酒令用字句隱寓事物，令人猜度，也稱“射覆”。兩句著力渲染宴會中歡樂的氣氛。
- 4 “嗟余”二句：可嘆啊，我聽到更鼓之聲，便要去官府中應卯。走馬到蘭臺，來去匆匆，此身像斷蓬飄轉。蘭臺：漢代保存秘書圖籍的宮觀。此用以指秘書省。時義山守母喪期已滿，入京重官秘書省正字。職位不高，然是所謂清要之職。類：類似，好像。末兩句慨嘆屈居下位，身不由己。



## 無題四首（其一、其二）

兩首七律，自成一組，寫的是詩人與一位幽居寂寞的女郎隱曲的愛情。她像夢境般飄忽無定，令人無法追尋，所留下的是終生難忘的悵悵。女子這一方卻被幽鎖在深閨重簾之內，空自千萬遠相思，也無從與愛人會合。兩相乖隔，無限淒涼，在這描述對愛情的探索、追求和失望的詩篇中，千秋萬世的人們聽到了這不幸的詩人心底悲憤的呼聲——戀愛自由！我們不是也可以把這理解為他在政治生活上執著的要求嗎？原作《無題四首》，兩首七律，一首五律，一首七古。後兩首的內容和格調與此不同，疑非聯章之作。



—

來是空言去絕蹤，月斜樓上五更鐘。<sup>1</sup>  
夢為遠別啼難喚，書被催成墨未濃。<sup>2</sup>  
蠟照半籠金翡翠，麝熏微度繡芙蓉。<sup>3</sup>  
劉郎已恨蓬山遠，更隔蓬山一萬重。<sup>4</sup>

## 注釋

- 1 “來是”二句：她說要到來相會，其實是句空話，自從她去了以後，再也不見她的蹤影了。我在樓上等待著，等待著，直到殘月西斜，五更鐘響。兩句寫詩人在等待情人赴約時焦慮和惆悵的心情。這兩句或解作“記子直來謁，匆匆竟去”。或解作寫夢境的虛幻和夢醒後的悵悵。都未能探明本意。
- 2 “夢為”二句：朦朧睡去，在夢中也由於遠別而悲啼，無法自止。夢醒後，馬上拿起筆來寫信，心情急切，連墨也顧不得磨濃了。兩句與《碧瓦》詩“夢到飛魂急，書成即席遙”意近。“啼難喚”三字幽咽淒涼。辛棄疾的名句：“羅帳燈昏，哽咽夢中語。”當從此化出。“墨未濃”，三字越無理，越能表現詩人強烈的相思之情。因平日常傷春傷別，自然形諸夢寐，夢也悲啼。情人失約後，匆匆寫信，再約幽期。
- 3 “蠟照”二句：夜闌時的燭光，照亮半邊繡有金翡翠鳥的簾帷。蘭麝芳香，細細地透過繡著芙蓉花的被褥。蠟照：蠟燭的光。半籠：即“半罩”，因帷帳低垂，燭光只能照亮其半部分。金翡翠：溫庭筠《菩薩蠻》詞：“畫羅金翡翠，香燭銷成淚。”此指以金線在簾帷上繡的翡翠、鴛鴦等成雙成對的鳥兒圖案。麝熏：古代富家常以沉香、麝香等高級香料薰蒸衣物被褥。兩句特意寫出富麗華美的環境，以襯托索居孤寂。半暗的燭光，依微的香氣，都是搖人情思的，再加上翡翠、芙蓉等帶有愛情象徵意義的事物，更令人不能自持了。

- 4 “劉郎”二句：我像古代的劉郎，本來已在怨恨蓬山仙境的遙遠，現在那堪更遠隔著千萬重蓬山呢！劉郎：指東漢時的劉晨。據《神仙記》載：在漢永平年間，鄒縣人劉晨、阮肇同入天台山採藥，遇二女子，邀至家，留半年，其地氣候草木常如春時。及還家，子孫已歷七世。重尋仙境，已不可復至了。蓬山：即蓬萊山。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：“使人入海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此三神山者，其傳在勃海中。”後用以泛指想像中的仙境。本詩中指女子所居之地。末兩句寫所追慕的人杳邈難求，用重筆寫戀詞，重複“蓬山”二字，以表現詩人的失望之情。



## 二

颯颯東風細雨來，芙蓉塘外有輕雷。<sup>1</sup>  
金蟾鑿鎖燒香入，玉虎牽絲汲井迴。<sup>2</sup>  
賈氏窺簾韓掾少，宓妃留枕魏王才。<sup>3</sup>  
春心莫共花爭發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<sup>4</sup>

### 注釋

- 1 “颯颯”二句：颯颯的東風，飄來迷濛的細雨，在芙蓉塘外，響起陣陣的輕雷。兩句寫春天時撩人愁緒的淒淒

之景。如《楚辭·九歌》：“東風飄兮神靈雨”，司馬相如《長門賦》：“雷殷殷而響起兮，聲象君之車音”，都是用風、雨、雷等自然景物來烘托女子懷念和等待情人的心情。芙蓉塘：荷塘。古詩中常用以表示情人相會的地點。起兩句紀約稱之為“妙有遠神，可以意喻”。

- 2 “金蟾”二句：儘管是重門深鎖，她燒香的時候還是要啟門而入的呀。在井旁的玉虎轆轤上，牽著長長的繩子，她已汲水歸來。金蟾（chán 蟬）：金蛤蟆，古時在鎖頭上的裝飾。齧（niè 聶）：咬。玉虎：用玉石作裝飾的井上轆轤，如虎狀。或謂是井欄之飾。絲：指井索。兩句寫女子所居的環境。她孤獨地生活著，“燒香”和“汲井”，就代表了她的全部的生活，這已是非常可悲的了。此詩句意思隱晦。各家多有異說，不一一錄出。
- 3 “賈氏”二句：賈家的少女在門簾後窺望，是傾慕韓壽的年少英俊；甄妃深情地自薦枕席，是愛重曹植的文學才華。賈氏：西晉初大臣賈充的次女。《世說新語》載：賈氏在門簾後窺見韓壽，兩相傾悅私通。女以皇帝賜賈充的西域異香贈壽。被賈充發覺，遂以女嫁給韓壽。韓掾（yuàn 願）：掾，由長官自行辟舉的掾屬，分曹治事，通稱“掾史”。韓壽曾為賈充掾屬。宓（fú 伏）妃：古代傳說，伏羲氏之女名宓妃，溺於洛水，是為洛神。詩中指曹丕的皇后甄氏。據《文選·洛神賦》李善注云：魏東阿王曹植曾求甄氏為妃，曹操卻把她嫁給曹丕。後甄氏被讒死，曹丕把她的遺物玉縷金帶枕送給曹植。曹植經濟水，夢見甄后對他說：“我本託心君王（指

曹植），其心不遂，此枕是我嫁時物，前與五官中郎將（指曹丕），今與君王，遂用薦枕席，歡情交集。”曹植感其事，悲喜不自勝，遂作《感甄賦》，後曹植見之，改為《洛神賦》。兩句巧妙地銜接領聯。由“燒香”引入賈氏之香，由“牽絲”引入曹植之思。（“絲”與“思”諧音）意謂女子追求愛情的幸福是正常的，合理的。這裏用賈氏和宓妃終能如願以反襯詩中主人公的無望，引出末兩句。

- 4 “春心”二句：情人的春心啊，不要跟春花一起爭榮競發，要知道，有一寸的相思，就會銷成一寸的灰燼！春心：同“春情”。懷春之情。指男女相愛戀的情感。收處語奇筆重，觸目傷心。春景是這樣的美好，東風細雨，鳥啼花發，本足以撩起相思之情。但結果是一次又一次地追求，一回又一回地失望。如同心字香銷，寸寸成灰。末句“灰”字照應“燒香”句。針線細密，連環不斷。



##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， 時余以悼亡日近，不去，因寄。

義山在二十六歲時，八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中，茂元愛重他的才華，把女兒許嫁給他。義山因此招致令狐綯等人的排擠壓抑，十多年來，鬱鬱不得志。王氏隨著他東西羈宦，備嘗酸苦。詩人對妻子的愛情是很深摯的。這一首詩寫於大中五年（851）秋天，距王氏去世後不久。詩歌以表面平淡的語言來表現內心的沉痛，非常感人。王十二：王茂元之子，義山的妻兄。畏之：即韓瞻，與義山為連襟。時王、韓過訪義山，招請他去小飲，義山因妻死尚未久，心情悲痛，不去赴約，寫了這詩寄給王、韓兩人。

謝傅門庭舊未行，今朝歌管屬檀郎。<sup>1</sup>  
更無人處簾垂地，欲拂塵時篔簹牀。<sup>2</sup>  
嵇氏幼男猶可憫，左家嬌女豈能忘？<sup>3</sup>  
秋霖腹疾俱難遣，萬里西風夜正長。<sup>4</sup>

### 注釋

- 1 “謝傅”二句：我曾依恃在謝太傅的門下，忝居於諸婿

行列之末；但如今，聽歌賞曲，宴飲之樂，只能屬於檀郎的了。**謝傅**：東晉大臣謝安，死後追贈太傅，此指王茂元。謝安的侄女謝道韞，嫁給王凝之，很不滿意，認為王凝之比不上她的伯叔和兄弟，說：“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，群從兄弟則有封、胡、邊、末。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。”詩中義山以王凝之自比，是自謙之詞。**檀郎**：晉詩人潘岳，小字檀奴，風姿很美。人稱為“檀郎”。唐人常把女婿稱作“檀郎”。詩中指韓瞻。兩句分點王十二與韓良之。表明三人關係。

- 2 “更無”二句：在寢室的門前，只有長長的簾子低垂到地，裏邊再也沒有人了。我想輕輕拂去竹席上的灰塵，啊，卻看見它鋪滿了整張臥牀！這兩句須細細體味。朱彝尊說：“平平寫景，淒斷欲絕。”室內的一些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物，正是最能引起聯想，觸動人的愁懷的。“簾垂地”三字，意謂人去房空，重簾不捲。描繪出極其寂寥淒冷的情景。使上面“更無人處”四字，更能表現出詩人內心的悲痛。“簾竟牀”三字，字字是淚，昔日牀前的人何在？只有撲滿灰塵的長簾！一個“塵”字，概括了自妻子死後的全部生活！這是義山詩最高之境，並不是專恃華辭藻飾可以達到的。試比較潘岳有名的《悼亡詩》：“展轉眄枕席，長簾竟牀空。牀空委清塵，室虛來悲風。”總覺得潘詩寫得過重過實，語意俱盡。
- 3 “嵇氏”二句：餘下嵇家最小的兒子，已是令人哀憫；想到左家那位嬌女，更是無法忘懷。**嵇氏幼男**：謂嵇



紹，嵇康之子，十歲時喪母。詩中指自己的兒子衰師。**左家嬌女**：左思《嬌女詩》：“吾家有嬌女，皎皎頗白皙。”詩中指妻王氏。或謂指詩人的女兒。兩句憫念孤苦的小兒子，更憶念亡妻。

- 4 “秋霖”二句：秋天連綿的陰雨和我內心的隱痛都是無法驅遣的，何況現在又是萬里西風的時節，茫茫長夜，就更難度過了。**腹疾**：心腹之疾。指精神上的創傷、隱痛。末句無限悲涼，包含著個人身世的傷感，表現了外界黑暗、險惡的環境對詩人的打擊和摧殘。從此是孤獨的長夜，誰與自己一起度過啊。我們想起了《詩經》的名篇《唐風·葛生》：“角枕粲兮，錦衾爛兮。予美亡此，誰與獨旦？”